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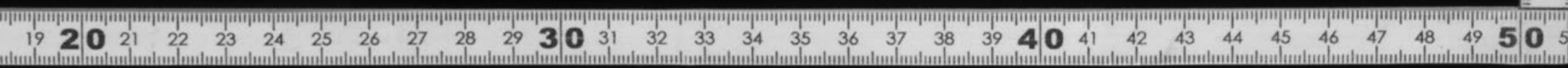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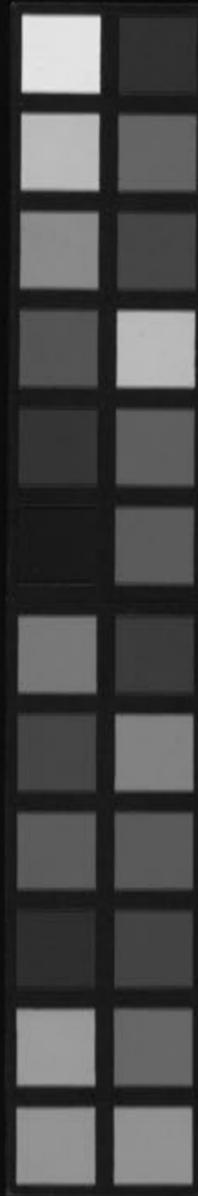
再  
刺  
頭  
書

書經集註

五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F  
シ-134



123, 2

5



醫士川文庫

32

No. 700

△旁通史記索隱云杜預曰三塗山名太行轅轅峭也陸渾縣南嶽蓋河北太行山鄙都鄙謂近嶽之邑愚謂顧詹有河謂回視河水在後也粵詹雜伊毋遠天室愚謂粵與越同及也及視雜伊一水之傍若天室之所在宜為王者之都毋捨此而遠去也天室猶天府也

○左傳桓公二年有之

○音釋云三塗左傳註三塗山名在河南府陸渾縣南輿地廣記云今河南府伊闕縣嶽鄙史記索隱云嶽謂河北太行鄙謂都鄙近嶽之地詹與詹同粵音越復音覆誠音咸其為去聲

書經卷之五

蔡沉集傳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太臣其為國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召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書經卷之五

△旁通林氏曰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既望故二十一日為乙未

△旁通漢志曰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愚按一月小盡故三月得甲辰朔五日得戊申

○音釋云越若來古語辭按堯典篇傳引此越若來三月為句而此乃異釋何也朱子語錄載劉謙議云越若發語辭來三月猶言三月也又漢律歷志引書武成篇云越若來三月既死羈雖云為書然亦可見古人文法句讀皆如此劉說尤為有證不當復釋為迫運而來也迫運上移爾及下力紙反行也度達各反朝馳迨反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文武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肫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上宅厥既得

下則經營肫數尾反戊音茂○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於豐迤邐而來也肫孟康曰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上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

△旁通周書作維云周公將致政乃作太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里南墜于洛水北因于郊山以為天下濔乃設在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后稷愚按以六尺為步筭之則九里之城計方一千六百二十丈汲冢書云七百者古本字訛耳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庶殷殷之衆庶也用庶殷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

越五日甲寅位成故就役之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

邑營周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一豕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

△音釋云郊祭天地泰誓篇傳云郊祭天社祭地下文社于新邑是祭地則此但祭天也孔傳云郊以戶稷醴故三年孔疏

云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為殺牛

△見左傳昭公十二年即周敬王十年○旁通云度高曰揣度深曰仞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也

○那伯諸侯之長也○音釋云士彌牟音大夫名事見左傳昭公十二年揣楚委反度達各反仞而振反杜註度深曰仞量平聲令去聲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

男那伯書役書也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糗糧以

令役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那伯者侯甸男服之那伯也庶那冢君咸在而獨命那伯者公以書命那伯而那伯以公命命諸侯也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不作者言皆趨事若未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用以書命而不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

△太保乃以庶那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

△音釋云復扶又反

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

御事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

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併達之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入為執事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

奈何弗敬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

為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

△太甲下篇云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音釋云疎姑還反夫蔡傳無解當音伏陸音如字王肅云匹夫也孔疏云猶言人入也

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一矣。尚何疎之有。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厥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祖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

疾敬德。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禹傳之子也。面。鄉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憑藉。

△音釋云相去聲下同

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為安也。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古人之

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稽考矧况也。冲之主於老成之臣。

尤易踈遠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况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益。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壽者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之。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

△音釋云後句絕岩自誠反

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召公歎息言王雖幼冲乃

天之元子哉謂其年雖小其任則大也。其者期之辭也。誠和。岩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為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為可畏。王當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畏于民之岩險可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

其自時配皇天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

厥有成命治民今休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於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公以自服土中為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答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

△音釋云周禮太司徒疏云周公置五表測日景中表在穎川陽城云云表千里外四方各置一表表皆長八尺九正日景必以夏至晝漏中中表之北景長一尺五

寸東表在日之東畫漏中已得夕景西表在日之西畫漏中仍得朝時之景南表在日之南畫漏中表北景只四寸北表在日之北畫漏中表北景一尺六寸

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即休美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陽日西景朝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理均焉故謂之上中。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

惟日其邁之御事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觀為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則日進於善而不已矣。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也。言化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為出入但上章主言天眷之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

詳之

△音釋云監音鑿下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今王繼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况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

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言為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

△音釋云治平聲橫如亨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  
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疾敬德容

天求命可緩乎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  
天求命可緩乎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  
刑者德之反疾於敬德則當緩

又民若有功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  
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

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有  
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有

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而  
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而

過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  
過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  
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

于下於王之德益以顯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

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求命

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如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兼夏殷歷年之求也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民受天求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求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為天命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

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求

△音釋云奉如字又音奉供音恭

命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末終也召公於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惟恭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求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自盡也又按恭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召公奉以助祭云

洛誥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為洛誥又并記其君臣

洛誥

△音釋云使去聲下  
同并去聲治平聲後  
凡言治洛做此見形  
旬反

△旁通云逆復出周禮已見龍作納言下  
葉氏曰加孟子有復于王之復

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今  
文古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首以  
下。周公授使者告上之辭也。王拜手  
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  
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  
之事也。公明保予冲予以下。成王命  
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  
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  
之辭也。仲來以下。成王錫命。茲殷命  
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  
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  
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  
舉祀發政之後。即歸  
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十之

○音釋云復逆復謂奏事逆謂受下奏相去聲

○旁通古註云周公  
言我復還明君之政  
于子新安陳氏曰王  
奉廢漢孺子嬰為安  
定公執其手流涕曰  
昔周公攝位終得復  
子明辟今予獨迫皇  
天威命不得如意蓋  
因孔氏釋經之誤莽  
遂僭此以文其姦也

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  
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  
下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謂成  
王為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  
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  
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  
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  
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  
公位冢宰。正百士。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  
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  
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蘇氏曰。  
此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  
大誥治四  
十八字。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

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冲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灑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灑水東亦惟洛食俘來以圖及獻灑音厘俘補耕

△旁通云京大也師象也  
○周禮大卜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辨墨兆廣也墨有大小

詔之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澗水東灑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灑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灑之間下都在灑水之外其地皆近洛

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俘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下獻其卜之兆辭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俘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

休拜手稽首誨言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為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十萬曰

△音釋云相去聲視與示通下丕視同恒胡登反

△音釋云稱平聲

○音釋云五年再殷祭見公羊傳文公三年何註云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假音格胞翟上蒲艾反與廂通下音狄祭統云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

○禮記祭統云夫祭者界焯胞翟閭者惠下之道也註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閭者守門之賤者也  
○周易云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程傳云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蕭鬯於地未神之時薦謂獻腥獻熟之時居上者正其表儀如始盥之初勿使神意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乎誠願然瞻仰之矣顒仰望也  
德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上帝之誨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群祀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兩陽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求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神德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為言若闕於事情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後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

△予齊百工倂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言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將適洛時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教詔之也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功宗功之尊顯者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於大丞而勳勞之最尊顯者則為之冠故謂之元祀周公教成王即命曰記功之尊顯者以

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宜周公以為首務也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功宗功之尊顯者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於大丞而勳勞之最尊顯者則為之冠故謂之元祀周公教成王即命曰記功之尊顯者以

△音釋云載作代反

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既以慰答功臣而又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久大之業也  
△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不視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大視功載而或出於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上章告以褒賞功臣故戒其大視功載者如此

△音釋云燂式約反藝如芳反燒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燂燂孺子稚子也朋比也上上文  
燂攸灼敘弗其絕孺子稚子也朋比也上上文  
行賞孺子其可少徇比黨之私乎孺子其少徇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始雖燂

△音釋云嚮音向

燂尚微而其灼燂將次第延藝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絕所以嚴其辭而禁之於未然也

△音釋云治平聲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レメテハカシラアルニシカカレテテラフスレクニヤハユクニシカ  
仔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未有辭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為政之時惟用見在周官勿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起功惇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未有辭于後世矣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周之王業文武始此上詳於記功教工內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侯教養萬民之道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  
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  
曰不享惟事其爽侮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物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於享者亦識其不誠於享者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於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要享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不至於差爽僭侮墮王度而為叛亂哉人君可不以敬存心辨之於早察之於微乎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

汝乃是不夔乃時惟不來哉篤敘乃正父罔

不若子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

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農謨郎反此教養

暇未詳或曰成王當頒布我汲汲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焉則民昇泯亂而非所以長久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而不忘敘者先後之不吝言篤敘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呂氏曰武王沒周公如武王故天下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則天下不廢成王之命戾至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蓋公有歸老之志矣彼謂洛邑也王於洛邑

△音釋云無平聲下

○孟子盡心上篇云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云

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至焉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不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應。明顯明之也。保保佑之也。稱舉也和者使不乖也。恒者使可久也。居師者宅其衆也。言周公明保成王。舉大明德使其上之不紊於文武。仰不愧於天。俯不作人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宗功宗之宗禮同。將大也。

△音釋云流去聲夫音扶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

穆。迂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恭祀。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為言。穆穆和敬也。迂迎也。言周公之德昭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於天下。公之德教加於時者如此。予冲子夫何為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所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也。

△王曰公功斐迪篤閔不若時。言周公之功我者厚矣。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

△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此下

△音釋云爲去聲下  
同

成王留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退即居于周  
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  
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  
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於洛邑舉祀。發政之  
後。即欲歸居于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  
先成王之辭。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  
封伯禽以爲魯。後者非是。攻之費誓。東郊不  
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  
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可見其爲周公不爲伯禽也。

△音釋云治去聲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  
即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四方開治公之功也。  
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救公功也。救功者安  
定其功之謂。即下文命寧者也。

△旁通云朱子曰四輔猶四隣漢三輔京兆馮翊扶風三郡也案王制曰設四輔及三公  
四輔左輔右輔前疑後丞也蔡不據此者以成周未嘗設四輔官時公且任太師在三公  
列不聞爲四輔故止引漢三輔爲比周家非有三郡特以王城鎬京相爲鄰輔如朱子四  
鄰之義耳

△音釋云公無與毋  
通數音亦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  
爲四輔將大也周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  
之民而治爲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諸  
此今按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以亂  
爲四輔則命周公留後於洛明矣  
△王曰公定予徃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  
哉我惟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斃音亦○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  
而自歸徃宗周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  
欽而悅之宜鎮撫洛邑以慰釋人心毋求去  
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勿替所  
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

也吳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以哉作我。當以我為正。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

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此下周公

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

及尤烈考武王者。答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

責難於君謂之恭。弘朕恭者。大其責難之義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

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

王有成績。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蓋文

△孟子離婁上篇云。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

△音釋云。相去聲。○治去聲。下三治字同。俱音治。平聲。

獻者為治之大要也。亂治也。言成王於新邑致治為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也。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

△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

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多子者衆卿大夫也。

夫也。唐孔氏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師。衆也。周公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衆也。孚。信也。作

周孚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昭子猶所謂明辟也。親之故曰子刑。儀刑也。單。殫也。言成我明子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蓋周公與羣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

△音釋云。單與殫同。

○治平聲。下同。殫音冊。盡也。

△旁通正義云以黑黍為酒，鬱金之草，禁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鬯。徐鉉云：秬，米穀也；音乎爾雅曰：秬，黑黍，秬一稔，二米，郭云：秬亦黑黍，但中米異耳。一稔，二米，名曰秬，常字得既，各秬鬯則不必其皆一稔二米也。

○同云，中尊也。爾雅文也。孫炎云：尊，為上，鬯為下，尚居中，郭璞云：尚，不天，不小者，爾雅疏云：是在鬯與之間，尊尚鬯二者皆為盛酒器也。

○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飢而不食也。聘義云：正義云：不敢恣意，醉飽，但行禮而已。享有休薦，見左傳宣公十六年。

△旁通云：宿，進爵也。顧命則謂三進爵於神前，此則周公言我不敢自進此酒，則用以祭文武也。

○音釋云：宿，與顧命三宿同案。顧命釋宿為進爵於神所，非謂自飲而進爵也。從孔傳不經宿為優，又禮字前訓敬後訓祭，各亦為未安。營洛既成，成王以秬鬯命周公，告于文武，而周公即以祭也。

成王之王之刑，乃殛，又祖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俘來，紘殷，乃命寧子，句。絕以秬鬯二，句。曰明。

禋拜，手稽首，休享。禋，曰許反，鬯，且亮反，音由禋音因。○此謹志，殷民而命寧，周公也。秬，黑黍也。一稔，二米，和氣所生。鬯，鬱金香草也。尚，中尊也。明，潔禋敬也。以事神之禮，事公也。蘇氏曰：以黑黍為酒，合以鬱鬯，所以裸也。宗廟之禮，莫盛於裸。王使入來戒，勅庶殷，且以秬鬯二，尚。緩寧，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太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飢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歟。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禋，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於文武也。

△惠篤，敘無有，邁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邁，居候反，厭於艷反。○此祭之祝辭。周公為成王禱也。惠，順也。篤，敘與篤，敘乃正父同。順，篤敘文武之道，身其康強，無有邁遇，自罹疾，害者。子孫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未壽考也。

△王俘殷，乃承敘萬年，其末觀朕子懷德。承，受也。敘，教條次第也。王使殷人承敘萬年，其末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許成王留洛，然且謂王俘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

固任之。至於使其承敘萬年。則實繫于王也。亦責難之意。與召誥未用供。王能祈天求命。語脉相類。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

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此下史官記祭

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二月之戊

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

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駢宗廟禮太牢

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舉盛禮也

逸史佚也。作冊者。冊書也。逸祝冊者。史逸為

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冊所載

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事

△旁通云。蔡氏於康  
誥篇首。以三月哉生  
魄為周公攝政七年  
之三月。則此十一月  
亦在七年也。  
○宗廟禮太牢。合  
用牛一羊一豕一  
○此用特牛舉盛禮  
文武各一牛。故為盛

○旁通云。明堂中央曰太廟。太室。樂記註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周禮云。清廟祀文王也。疏云。天德清明。文王能象天之清明。故謂其廟為清廟。然則清廟者。洛邑文王廟。各以其制如明堂。故亦有中央太室。此蔡氏所以訓太室為清廟中央室也。

也。王賓猶虞賓。祀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酌秬鬯灌地。以降神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逸誥

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為十一月日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吳氏曰。周

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留公也。言誕保

文武受命。公之復成王也。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

△旁通云。周公位冢  
宰攝政已七年。欲退  
休。成王留之治洛。又  
歷七年。自武王喪後  
共十四年也。兩經七  
年新安陳氏以為惟  
七年。則攝政之七年

者非是

△音釋云呼去聲治平聲後言治洛並同覆芳六反場音亦更平聲舍音捨

多士 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  
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  
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名篇亦誥體  
也今古文皆有其名篇亦誥體  
民于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  
公患四方之遠鑿三監之叛於是始  
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  
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  
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  
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  
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  
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  
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  
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留治於洛之  
後乃曰伾來茲殷又曰王伾殷乃承  
敘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

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  
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則遷于洛  
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  
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  
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  
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  
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  
安得舍近之友民而役遠之讎民哉  
書序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  
謬矣吾固以為非孔子所作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此多  
本序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  
至洛久矣此言初者成王既不果遷留公治  
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  
之初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

△音釋云次年止齋陳氏曰此篇皆稱王若日則是相宅年之三月也

△旁通云大能引不

帛吳大與此同

爾雅云春為蒼天

夏為昊天秋為旻天

冬為上天

○音釋云歎憫之辭

按大誥君奭及此篇

皆前弗吊之語而皆

繼以天降割降喪祭

傳於大誥釋為不為

天所恤與三篇文義

皆合而此章又意其

為歎憫之辭何也命

從前釋以歸于一

△旁通云論語曰弋不射宿以生絲繫矢而射也

○仲虺之誥曰推亡固存與此固字同義蓋能自種其德者天因以加培之自傾其德者天因以覆滅之福善禍淫天之道也聖人豈容心哉惟天所命耳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

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

千帝弗弔未詳意其為歎憫之辭當時方言

旻天大降災害而喪殷我周受春佑之命奉

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勅正殷命而革之

以終上帝之事蓋推革命之公以開諭之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界

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肆與康誥肆汝

也弋鳥之弋言有心於取之也呼多士誥之

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蓋我

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大

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惟

天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自

有所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

△惟帝不界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秉持

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為民心之所

秉為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天民相因

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

天也詩言秉彜此言秉為

者彜以理言為以用言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

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亂惟時天

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引道逸安也降

格與呂刑降格

△大雅烝民之詩也

△音釋云麀音尾不  
倦之貌

△太甲上篇有之  
○孟子離婁下篇云  
湯執中立賢無方

同。呂氏曰。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  
心得其安。則麀麀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  
也。是理坦然。亦何間於桀。桀喪其良心。自  
不適於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帝猶未遽  
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於桀。桀猶不知  
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逸。雖有矯誣  
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  
是也。廢其太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尹稱湯旁求俊彥。孟子稱湯立賢無方。蓋明  
揚俊民。分布遠邇。甸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太  
經也。周公反復以夏商為言者。蓋夏之亡。即  
殷之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商民觀是。亦  
可以自反矣。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其身恤祀者。所以  
以敬乎神也。

△亦惟天不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  
罔不配天其澤。  
失帝之則。無不  
配天以澤民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  
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  
王紂也。紂大不明於天道。况曰能聽念商先  
王之勤勞於邦家者乎。大肆淫泆。無復顧念

△音釋云矧朱忍反  
泆音逸

天之顯道民之敬畏者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

△惟天不界不明厥德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不建則商後王不明

德而天不界矣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凡四方小大邦

國喪亡其致罰皆有可言者况商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

事靈善也。大善承天之所為也。武成言祗承上帝以遏亂略是也

△音釋云喪去聲下章同

△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帝有命曰割殷則不得戡定翦除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上帝臨汝

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一

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于帝殷其能貳於周乎蓋示以

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

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監

△大雅大明之詩云上帝臨汝云  
○大雅文王之詩云上帝既命云

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動  
變自爾邑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就殷邦屢

降大戾紂既死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

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

有後無我怨時是也指上文殷太戾而言謂惟是之故所以遷居西爾非我

一人樂如是之遷徙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毋違越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無我怨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即其

△音釋云無與母通樂音洛

△音釋云載作代反

舊聞以開諭之也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載殷改夏命之事止如是耳爾何獨疑於今乎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

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

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周公既舉商革

頑民復以商革夏事責周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落迪簡拔在商主之庭有服列于百僚之間今周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

周公舉其言以大義折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然予一人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予敢

求爾於天邑商而遷之於洛者以冀率德改行焉予惟循商故事矜恤於爾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也是惟天命如此蓋章德者

△音釋云復恭又反行胡孟反

天之命。今頑民滅德而欲求用得乎。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

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逃比事臣我宗多

遜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商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蓋亦甚輕其

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怨望乎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固已久矣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

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

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以自奄初命則此命為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日之辭也移爾遐逃比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辭也以此又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幹事止居也爾乃庶幾有爾田業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詳此章所言皆仍舊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之遷舊矣孔氏不得其說而以得反所生釋

△音釋云奄字書作

邠古通用衣檢反說

文注云周公所誅奄

國廣韻云國名

○旁通云如今云滅

死一等也

○孟子註奄東方之

國東齊陳氏曰此奄

與淮夷三監同助武

庚以叛周公東征一

舉而誅四國獨言來

自奄者伐奄在後誅

奄即來也四國殷管

蔡霍也

△音釋云處上聲

△孔氏

古註云汝多為順事

乃庶幾還汝本土

乃庶幾安汝故事止

居以反所生誘之

△音釋云管施智反

之於文義似矣。而事則非也。

△爾克敬天惟界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

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

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竄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

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邑四井為邑之邑繼者承續安

居之謂有管為有壽考皆于茲洛焉。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夫自亡國之未裔為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亦知所擇矣。

△旁通云四井三十  
二家也五畝之宅二  
畝半在田二畝半在  
邑所謂宅爾邑也  
○音釋云四井為邑  
周禮地官司徒九夫  
為井四井為邑註四井方三里也

△音釋云史記無作  
母更平聲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王曰之下  
以多方篇末王曰又曰推之可見時我或有  
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為  
念也申結上文爾居之意。

無逸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

也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舜  
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  
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  
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  
則古昔必稱商主者時之近也必稱  
先主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  
君也詳文祖者身自之所逮也上自  
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  
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

△音釋云朱子語錄云此句恐有脫字目伯恭解所字為居字若其則不敏如此說詳見召誥篇

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求歎其意深遠矣。亦訓體也。今古文皆有。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為所。

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作較則非所謂所矣。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為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為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稷。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

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

昔之人無聞知。諺疑戰反。○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逸為逸也。俚語

曰諺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養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

俚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

而不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

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為田舍翁乎。

田舍翁得此以為過矣。

△音釋云劉裕南史宋高祖劉裕孫孝武帝廢壞高祖陰室起玉燭殿林頭有土障壁上柱着燈籠察蠅拂衣紫盛林高祖儉素之德孝武不吝獨曰田舍翁得此以為過矣。

△音釋云亮陰音梁  
菴說見說命篇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若在殷王中宗嚴恭  
寅畏天命自度治民抵懼不敢荒寧肆中宗  
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祇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求年之效也按書序太戊有原命咸又等篇意述其當時敬天治民之事今無所攷矣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  
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

△殷系圖

湯 太甲 沃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紂

九十八君

太庚 小甲 雍巳 太戊 仲丁 外壬 河囀甲 祖乙

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

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亮音梁陰音菴○高宗武丁也末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父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也雍和也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美靖安也嘉靖者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不可小大無時或怨者萬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發於身嘉靖者和之達於政無怨者和之著於民也餘見說命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求年之效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

書經卷五

二十一

△殷本記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帝甲亂殷道復襄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滿亂之主自帝甲至紂凡七世帝甲祖甲也

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  
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則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按漢孔氏以祖甲為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用亂之七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為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為太甲然詳此章舊為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儉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又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

以太甲為祖甲况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大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一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為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主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為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過樂謂之耽泛言自三宗之後即君位者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

△音釋云耽都含反樂音洛

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伐性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十年七八年。近者五六年。三四年。爾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天。此篇專以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

抑畏。商猶異世也。故又即我周先王告之言。抑畏。大王王季能自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大抵抑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為。故下文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

敢。皆原太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耳。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

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

日中。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徽懿皆美也。柔謂之微。則非柔懦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恭之恭。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微懿之盛。和易近民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資予賙給之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衡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為哉。立政言罔攸兼

△史記始皇紀云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  
○唐書太宗紀云隋文帝每臨朝或至日昃衛士傳餐而食

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為哉。立政言罔攸兼

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

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

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斂也言

庶邦則民可知文王為西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於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

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舊矣受命言為諸侯也中身者漢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

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上文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皆文王無逸之

△左傳昭公十三年云晉合諸侯於平丘子產爭美曰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

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唐食貨志云憲宗時分天下之賦為三一日上供二日送使三日留州○使謂諸道節度觀察也

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末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

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則法也其指文王而

言淫過也言自今日以徃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文言

遊由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庶邦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

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

德哉無與母通皇與遑通訓法若順則法也母自寬假曰今日姑為是耽樂也一日

△音釋云觀如字又音貫

△酒誥篇有之

○韓文原道文

△音釋云譏張流反  
下章同幻音患

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  
所願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猶商人化受而  
崇飲之類故繼之曰毋若商王受之沈迷醜  
于酒德哉醜酒謂之德者德有凶有  
吉韓子所謂道與德為虛位是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

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譎張為幻譎張流反  
幻音患

胥相訓誡惠順譎誑張誕也變名易實以眩  
觀者曰幻歎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  
相與誠告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保惠  
者保養而將順之非特誠告而已也教誨則  
有規正成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  
若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  
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無或敢誑誕為幻也

△音釋云詛莊助反  
祝職救反孔疏云以  
言告神謂之祝請神  
加殃謂之詛

○同云無小無大真  
氏曰篇中有兩至于  
小大當作一義皆為  
民而言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

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否俯久反詛莊助反祝音呪○正刑正法也  
言成王於上文古人胥訓告保惠教誨之事  
而不聽信則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  
度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  
而紛更之蓋先王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  
縱侈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  
而君之殘酷者則必變亂之如薄賦斂以厚  
民生民之所便也而君之貪侈者則必變亂  
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于中也厥口詛祝者  
怨之形於外也為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怨其  
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亂  
存亡之機故周公恨恨言之

△孟子離婁上篇云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  
去是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  
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以知而弗去為智  
之實迪云者所謂弗去是也人主知小人之  
依而或忿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惟中  
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  
知故周公以迪哲稱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舍怒  
詈力  
智反

○詈罵言也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  
汝則皇自敬德反諸其身不尤其人其所誣  
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  
實若是非止隱忍不敢藏怒也蓋三宗文王

於小民之依心誠知之故不暇責小人之過  
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怨詈之語乃所  
樂聞是豈特止於隱忍含怒不發而已哉

△此厥不聽人乃或請張為幻曰小人怨汝

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求念厥辟不寬綽厥

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尺綽

約反○綽大叢聚也言成王於上文三宗文  
王迪哲之事不肯聽信則小人乃或誑變  
置虛實曰小民怨汝詈汝汝則聽信之則如  
是不能求念其為君之道不能寬夫其心以  
誑誑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  
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於怨皆叢於人  
君之一身亦何便於此哉大抵無逸之書以

△音釋云羅織唐武  
后時來俊臣等撰羅  
織經謂網羅無辜織  
成其罪芥蒂上音介  
下丑介反音與董同  
漢書註刺鯁也

△周易上繫辭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云

知小人之依為一篇綱領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依則當蹈其知也三宗文王能蹈其知故其胥次寬平人之怨詈不足以芥蒂其心如天地之於萬物一於長育而已其倖疾憤戾天豈私怒於其間哉天地以萬物為心人君以萬民為心故君入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為已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為已怒以為已責則民安而君亦安以為已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茲者指上文而言也無逸

一篇七章章首皆先致其各嗟詠歎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於嗟歎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則無窮成王得無深警於此哉

△音釋云爽施隻反 唐張參五經文字作爽從干從爾從夫

○困學紀聞云應劭云周公年九十九王充論衡云召公百八十故趙岐注孟子云壽若召公

君奭 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為篇亦詰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君奭名篇篇中語多未詳今古文皆有○按此篇之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為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為近之然詳本篇旨意迺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復告諭以留之爾孰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

周公若曰君奭君者尊之稱奭召公名也

△音釋云弔如字喪去聲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末孚于休若天悲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干不祥不祥者休之反也天既下喪亡于殷殷既失天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於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耶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出於不祥乎○按此篇周公留召公而作此其言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其懇惻危懼之意未命吉凶之決實主於召公留不留如何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求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

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

知尤怨違背也周公歎息言召公已嘗曰是知在我而已周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求遠念天之威於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召公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侈遏絕佚墜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而不知乎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

前人恭明德命諶時壬反○天命不易猶詩曰命不易哉命不易保天難諶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恭德遏佚前人光故不能嗣前人之明德

△詩周頌敬之篇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音釋云施施智反與也

△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吳氏曰小子自謙之辭也非克有正亦自謙之辭也言在今我小子且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焜耀而付于冲子而已以前言後嗣子孫遇佚前人光而言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

釋于文王受命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謀此又申言天不可信故曰又曰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

△音釋云不言傳說按商之六賢皆以舊臣相嗣君故周公引之為此以留召公若傳說則高宗所自舉故不及之稱五王而不及其餘賢君亦以此也

○旁通云疑至臣扈湯時二臣名輯纂陳氏云湯至太戊百二十年必一人而名同也

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

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

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

若甘盤時則有若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即伊尹也見說命太戊太甲之

孫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者也巫氏咸名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坐咸之子也武丁高宗也甘盤見說命呂氏曰此章序商六臣之列蓋勉召公匹休於前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心自其編覆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

○旁通云息齋余氏曰不言傳說即下文不言尚父之意愚按周公以君與為經歷之舊臣而留之故歷數商周之老成是以武王時不言傳說文太公非若其盤號叔之舊也

△旁通云如陟方乃死之陟

至此章對言之則聖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咸止言其又王家者咸之為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一臣也亡書有咸又四篇其又王家之實歟巫賢其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於巫咸也○蘇氏曰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于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偕配食于廟乎在武王時不言傳說豈傳說不配食於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聞矣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陟升退也言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列配天而享國長久也

△音釋云實向絕屏必邇反稱平聲辟必益反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不助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不賢則國空虛是也稱舉也亦秉持之義事征伐會同之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商純一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又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龜之上如著之筮天下無不敬信之也

△旁通云通徹三極而無間貫通天地人之理也  
○音釋云三極易繫辭註云二才也間去聲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末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者則壽之伊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濶滅亡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固命者不墜之天命也今召公勉為周家久末之念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割

△音釋降割于殷以割為割殷經文元無殷字真氏謂美里之難為天降割乃所以申勸文王之德亦未為的禮記緇衣篇引此語作周田觀文王之德鄭註云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古文作割申勸寧王之德割之為言蓋也但語助耳姑錄于此當闕疑也

命於其身使有天下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虢叔文王弟閔散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言文王庶幾能修治燮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虢叔等五臣為之輔也康誥言一二邦以修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即文王修和之實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蔑莫結反○蔑無也夏氏曰周公前既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故又反前意而

言曰。此五臣者。不能為文王。往來奔走。於此導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矣。周公反覆。以明其意。故以又曰。更端發之。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

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言文王有此五

臣者故亦如殷為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上既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為迪彛教則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啓迪其德使著見於上覆冒於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

△音釋云單與殫通稱平聲

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單

稱德單與殫通稱平聲○號叔先死故曰四

迪有祿其後暨武王盡殺其敵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稱武王之德謂其達聲教于四海也文王冒西土而已不單稱德惟武王為然於文王言命於武王言祿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富有天下也呂氏曰師尚父之事文武烈其盛焉不與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主於留召公而非欲為人物評也

△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徃暨汝奭其

濟小子同未即位誕無我責收罔勛不及者

△音釋云濟子計反句絕造在阜反

○旁通云卷向召公所作曰鳳鳴矣于彼高岡蓋象人之所聞見喻大賢處高顯之地召公既言之矣今乃求去故周公云我則鳴鳥不聞也

△旁通云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言所以處人心之未服者辛甘燥濕欲其調齊言所以處人情之未和者槃錯禁結欲其解紓言所以處人事之未諧者黷闇汚濁欲其茹納言所以處人以處人言之未順者

○患失乾沒者患失即論語所謂鄙夫乾沒出前漢張湯傳云始為小吏乾沒服皮日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乾音于  
○音釋云乾沒上音干史記張湯為小吏乾沒註隨勢浮沈也唐蘇鶚云乾沒與陸沈同義  
○詩邶風破斧篇云既破我斧又缺我斨言周公東征誅戮兵器斨壞之時也

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子小

且自謙之稱也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浮大川用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王勿冲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誕大也大無我責上疑有缺文收罔勗不及未詳者造德不降言召公去則耆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郊之鳳將不復得聞其鳴矣况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故周公云爾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肆大

猷謀也茲指上文所言周公歎息欲召公大監視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然迹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狹隘求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其解紓黷闇汚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翮然捨去之意况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爾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召公義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迫切已甚矣蓋謀所以寬裕之道圖功攸終展布四體為久大規模

○詩邶風破斧篇云既破我斧又缺我斨言周公東征誅戮兵器斨壞之時也

△音釋云乘平聲

使君德開明未可捨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

汝明勗偶王在寬乘茲太命惟文王德不承

無疆之恤偶配也蘇氏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言前人

敷乃心腹以命汝召公位三公以為民極且

曰汝當明勉輔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於相

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

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

而可以去乎。

△音釋云監音鑿喪去聲否部鄰反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

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大否大亂也告汝

而名之言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

喪亡大亂可不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乎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一人汝有

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

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戡勝也戡堪古通用周公言我不信於人而

若此告語乎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

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

休滋至惟是我二人將不堪勝汝若以盈滿

為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

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

書經卷五

△周易云肥遯遯卦上九爻辭也程子曰肥者克大寬裕之意遯者飄然遠逝無所係滯之爲

△音釋云說音悅

母徒惴惴而欲去爲也他日在汝推遜後人于大盛之時超然肥遯誰復汝禁今豈汝辭位之時乎  
△嗚呼篤恭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周公復歎息言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文王功業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也周都西土去東爲遠故以日出言吳氏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留召公故言之蓋敘其所已然而勉其所未至亦人所說而從者也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

△音釋云不順程伯圭曰不惠猶自稱不敬不傍也復音福

○韓文十四諫臣論云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

△音釋云治平邑

越民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若茲諄復之多誥耶予惟用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也韓子言畏天命而悲人窮亦此意前言若茲誥故此言若茲多誥周公之告召公其言語之際亦可悲矣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上章言天命民心本也故卒章專言民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召公踐歷諳練之久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不能其初今日固罔尤違矣當思其終則民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祗順此誥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此召公已留周公飭遣就職之辭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於周公之言也夫

△旁通云此篇次叙當在洛誥之前蓋以事在周公攝政七年之中不在留洛七年之內也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詞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次敘當在洛誥之前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

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

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

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

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號也周禮六遂五家為鄰管霍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百官總已以聽者古今之通道

△旁通云知非魯國之卿以左傳定四年云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周公未嘗居魯既曰已卿士是圻內之卿士也孟仲二卿猶言上下二卿皆命於其君周公以仲為已卿士則是自命之卿也

也當是時三叔以主甥國疑乘商人之不靖謂可惑以非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搖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傾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為卿非魯之卿也蔡左傳在淮汝之間仲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於蔡也封仲以他國則絕叔於蔡矣呂氏曰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于天下國家

○詩所謂攝政，邪風七月之詩也。  
 ○荀子第四儒效篇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躬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僭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

雖欲遂友愛於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史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群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即命之，王以為諸侯，以見周公感然於三叔之刑，幸仲克庸祇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吳氏曰：此所謂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闇之時，非以幼冲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

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為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敬之哉。呂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

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蔡叔之罪在於不忠，不孝，故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在於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迹自身，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垂憲乃後，所謂邁迹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文所謂率德改行也。

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文所謂率德改行也。

△音釋云：無與毋通。

△音釋云治去邑

○旁通云伊尹曰克敬曰有仁曰克誠此語深且詳矣此以惟德惟惠言之則所包者廣不如敬仁誠分別之切蔡氏所謂淺也蓋太甲敗度敗禮之餘仲則遇迹自身彼則以臣而告君此則以上而訓下故其深淺詳畧之不同如此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

其戒哉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甲蔡仲之有間也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

一端而無可為之惡爾其可不戒之哉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

困窮惟思也窮困之極也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

康濟小民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蕃屏王家和協同姓康濟小民五者

諸侯職之所當盡也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

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率循也無母同

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舊章者先王之

成法厥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作

聰明則喜怒好惡皆出於私而非中矣其能

不亂先主之舊章乎戒其本於己者然也側

言一偏之言也視聽不審惑於一偏之說則

非中矣其能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徇於

人者然也仲能戒是則我一人汝嘉矣呂氏

曰作聰明者非天之聰明特沾沾小智耳作

與不作而天人判焉

△旁通云中者本所以狀性之德今經言率自中是循而由之

之義故直以心之理訓之若論其未發則

在中之中無所偏倚

是為天下之大本及其既發而時中然後

見其無過無不及也所謂天下之達道也

○音釋云治之廉的協二反輕薄貌

△音釋云無與毋通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就國戒其毋廢棄我命汝所言也

多方

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按費誓言徂茲

淮夷徐戎並興即其事也擬當時扇亂不特般人如徐戎淮夷四方容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蘇氏曰太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般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般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不止般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般人也予乃今

△旁通云西漢之末王莽篡逆公孫述據成都隗囂據天水光武以漢宗室起兵南陽破非兵海內豪傑響應皆殺莽牧守用漢年號旬月徧天下更始殺王莽光武破隗囂擊殺公孫述天下復為漢者二百年

○漢書云居高屋上建甍水註云建甍水也甍盛水瓶也若高而蓋甍水言甍也

○音釋云甍音武夫石次玉也建甍音寔愛建甍也甍盛水銚字見漢高祖紀

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主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甍碇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入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甍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即政奄又叛成王征滅之杜預云奄不知所在宗周鎬京也呂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懼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是時

△旁通云奄不知所解在多士蒙字記在曲阜縣奄中奄奄國也○衛孔懼之鼎銘見祭統孔懼衛莊公廟

賁時大夫也鄭註云周既去鎬京猶名王城為宗周也

△音釋云應平也

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之所都而名耳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此以見大誥諸篇几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所主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宥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末寅念于祀

私意圖謀天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

聞言帝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逸豫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况望其有憂民之實乎勸勉也迪啓迪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開導斯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日之間不能少勉於是天理或幾乎息矣况望有惠迪而不違乎此乃爾之所聞欲其因桀而知紂也厥逸與

△多士篇云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云

△音釋云麗鄰也反又即詩反附著也後厥麗同也他日反價陟利反

○周易離卦彖辭云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

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之為亂為治耳逸豫以民言淫昏以帝言各以其義也此章上疑有缺文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

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不

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

欽劓劓夏邑多未詳麗猶日月麗乎天之麗

謂民之所依以生者也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甲始也言桀矯誣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於民依恃以生者皆抑塞遏絕之猶乃大降威虐于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于內孽蠱其心敗其家不能善承其

衆不能大進於恭而大寬裕其民亦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憤者則日欽崇而尊用之以戕害於其國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

殄有夏言天惟是為民求主耳桀既不能為

為民主而伐夏殄滅之也呂氏曰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降之者哉天下無統渙散漫

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為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

△音釋云是為去邑餘並如字渙呼亂反

求于多享惟復之恭多士夫不克明保享于  
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夫不克開純大也義  
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爾多方賢  
者不克求于多享以至于亡也言桀於義民  
不能用其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之民上文  
所謂叨憤日飲者同惡相濟大不能明保享  
于民乃相與播虐于民民無所措其手足凡  
百所為無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  
麗者政暴民窮所以速其亡也此雖指桀多  
士爾殷侯尹民當速事紂者寧不惕然內愧乎  
也民擇湯  
而歸之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孟子離婁上篇云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  
不義云

△音釋云要平吉說  
見康誥篇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湯深謹其所依

民皆儀刑而用勸勉也人君之於天下仁而  
已矣仁者君之所依也君仁則莫不仁矣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明

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  
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謹其罰故  
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  
厥麗也明德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

用勸德明之而已罰有辟焉有宥焉故再言  
辟而當罪亦能用以勸勉宥而赦過亦  
能用以勸勉言辟與宥  
皆足以使人勉於善也

△音釋云操舍九反  
舍音捨幾音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呂氏曰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結持如此今一且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閔也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舍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非天庸釋有殷唐孔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也庸用也有心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心於去夏亦非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言乃惟桀紂

△音釋云複音福

自取亡滅也○呂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復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豫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為口實矣故於周公誥命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辭紂以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圖度天命瑣屑有辭與多士言桀大淫泆有辭義同殷之亡非自取乎以下二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關文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

△音釋云喪去邑下  
章同間去邑

誓經卷五

四十一

邦聞之集萃也。享享邦之享。祭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

惟降時喪蠲潔烝進也。紂以逸居逸淫。而無度。故其為政不蠲潔而穢惡。不烝進而怠惰。天以是降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二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

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聖通明之罔念則為狂矣。愚而能念則為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絕

△音釋云覲音異幸也合音閣又如字

△音釋云覲予鳩反音與浸同左傳云吾見赤黑之覆註妹氣也顏師古云陰陽氣相浸漸以成災祥

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寬於紂覲其克念大為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牽合歲月者非是或曰狂而克念果可為聖乎曰聖固未易為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果至於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於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

多方罔堪顧之紂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謹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

△太雅烝民之詩

○旁通云神天之生  
東齊陳氏曰可為神  
與天之主山川宗社  
之得其安三光寒暑  
之得其序皆人君有  
以主之

○同云董賈涉反漢  
書云羣臣震疊書中  
自服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典主式用  
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  
之言德舉者莫能勝也文武善承其衆克堪  
用德是誠可以為神天之主矣故天式教文  
武用以休美簡擇畀付殷命以正爾多方也  
呂氏曰式教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  
既得乎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  
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  
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  
深論天下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  
者則得之孰有過汝者乃無一能當天之眷  
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洵洵不靖  
欲何為耶明指天命而警服四海姦雄之心

者莫切  
於是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我何敢如此多誥我惟大降宥爾四國民  
命舉其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

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

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夾訖洽反○夾夾輔之

誠信寬裕於爾之多方乎爾何不來輔介助

我周王享天之命乎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  
爾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  
田爾何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

△旁通云賓介之介  
相副相助者

○音釋云瀾音諸水  
所停也禮記沔其官  
而瀾焉註云明其大  
逆不谷入復處之

△旁通陳氏曰自作不典亂綱常之事苟欲人信以為正蓋四國從殷以求興復自以為正義也  
○音釋云屢蹈不靜此章迪屢二字蔡氏從孔傳故與康誥迪屢未同異釋合從前說

此二節責其何不如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大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爾乃屢蹈不靜自取亡滅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耶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耶爾乃自為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為當然耶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

△音釋云要平聲說見康誥篇蒸傳云戒懼而要囚之則義與康誥傳異矣

辜我惟是教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今至于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猶狃於叛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持德不安靜乃惟爾自為凶逆以速其罪爾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爾所以謂之臣我監也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監於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言也又按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成王即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纒一二年耳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固在作洛之前矣尤為明驗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也周

△旁通云周官多以胥以相以正為名如

大胥小胥象胥宗伯  
官伯官正酒正之類  
胥有才智者也伯與  
正皆長也  
○音釋云臬事康誥  
篇蔡傳云臬法也此  
乃異釋何耶孔傳云  
汝無不能用法

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為名胥伯小大衆多之  
政蓋殷多士授職於洛共長治遷民者也其  
奔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竭力  
其職無或反側偷惰而不能事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

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心不安靜則身不  
和順矣身不安靜

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哉者所以勸勉之  
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于其邑雖然有  
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為  
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罔  
不克臬故以克勤乃事期之也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

△音釋云頑民周公誥殷民未嘗以頑民稱之至革命始有頑股頑民之語傳中宜易之  
以成周公忠厚之美

閱于乃邑謀介思畏也穆穆和敬貌頑民誠  
可畏矣然如上文所

士庶幾不至畏思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和  
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悻逆悻戾之氣又能  
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  
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商士  
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  
轉移感動之機微矣哉

△爾乃自時洛邑尚求力畋爾田天惟畀矜

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  
事有服在大僚爾乃自時洛邑庶幾可以保  
有其業力畋爾田天亦將畀  
予矜憐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賚錫於爾  
啓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之事有

△音釋云予音與朝  
馳逆反

△音釋云願普承反  
遠如字探他含反離  
去聲又平聲

服在大僚不難至也多士篇商民嘗以夏迪  
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為大介  
言故此因以勸勵之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

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

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

罰離逃爾土誥告將終乃歎息言爾多士如

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曰上不必享矣

爾乃放逸頗傑大違我命則惟爾多上自取

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遠爾

土矣爾雖欲宅爾宅畋爾田尚可得哉多方

疑當作多士上章既勸之以休此章則董之

以威商民不惟有所慕而不敢  
違越且有所畏而不敢違越矣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我豈若

哉我惟敬告爾以上  
文勸勉之命而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與

更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此苟又不能

敬于和猶復乖亂則自底誅戮毋我怨尤矣

尤為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

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誥已終

而猶有餘語顧盼之光猶曄然溢於簡冊也

立政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

△音釋云無與毋通

△音釋云長上卷下

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一卿已命於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為卿士伯冏謹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葛氏曰誥體也今文皆古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威戒

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

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綴朱衛下劣二反

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周公帥羣臣進戒于王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

△旁通云綴衣虎賁特於侍御僕從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耳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深習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也○同云葛氏曰綴衣周禮司服之類天官有司裘有內司服有縫人春官亦有司服虎賁周禮之虎賁氏也蔡氏謂執射御者曰虎賁今按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舍則守王閑在國則守王宮有太故則守王門無執射御之事又有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

○音釋云堂服器者曰綴衣按顧命傳云綴衣帷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帳帶綴之事註云四物皆以綴連繫焉有聯綴之義豈綴衣即幕人之官乎王臨朝則設之亦小臣之親近者如後世儀鸞司也若司裘司服皆掌祭禮之禮服王府則掌王之燕衣服也

子王矣羣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於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吳氏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也葛氏曰綴衣周禮司服之類虎賁周禮之虎賁氏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後尊上

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

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

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

△音釋云復扶又反  
參差上初簪反下初  
宜反要去邑語去邑

無義民恂音荀。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  
為事天之實也。迪知者，雖知而非苟知也。恂  
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雖知誠信  
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  
矣云者，致敬以尊其為君之名也。曰宅乃事  
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以敘其  
為君之實也。茲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以為  
君也。即臯陶與禹言九德之事，謀面者，謀人  
之面貌也。言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徒  
謀之面貌，用以為大順於德，乃宅而任之。如  
此，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蘇氏曰：事則  
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  
所謂準人也。一篇之中，所論宅、俊、者，參差不  
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  
事也。吳氏曰：古者凡以善言語人，皆謂之教。

不必自上教下  
而後謂之教也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夏桀，

弗作，往昔先主任用三宅而所任者，乃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

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

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恊于厥邑，其在四方

用丕式，見德。亦越者，繼前之辭也。耿，光也。湯

昭著於天下，所謂陟丕釐上帝之光命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

△音釋云見如字

○旁通呂氏曰常伯等三宅三代之書他無所見意公卿輔相之別名數官有別名如相曰爾衡保衡三卿曰圻父農父宏父此亦三代輔政大臣別名耳

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即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三俊說者謂他日次補三宅者諡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所云也惟思武法也湯於三宅三俊嚴思而不不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畿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不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編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曰邑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

△嗚呼其在受德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

△音釋云井牧周禮小司徒井牧其田野註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是也田制一夫百畝故百畝為夫九夫為井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一牧而當一井以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也付伍周禮士師掌其民人之付伍又族師云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閭以受邦職以役國事

△音釋云長上邑

○旁通新安陳氏曰立民長伯當時宅俊或有出而封為長伯者愚按康叔為司寇是宅乃隼者封於衛為孟侯詩序言衛不

之乃俘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啓音敏反○羞刑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諸衆醜者也言紂德強暴又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諸侯所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臣下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甸者井牧其地付伍其民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

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三宅三俊文武

心者即所謂迪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而俯仰無作者以是也夏之尊帝

能修方伯連率之職  
是三宅爲長伯之證

△音釋云趣馬掌馬  
周禮牧人掌王馬之  
政趣馬其屬也註云  
趣馬下土趣養馬者  
馬七十二疋立趣馬  
一人

△旁通云庶府若內  
府太府之屬也周官  
有玉府內府外府泉  
府天府

△旁通云太都之伯小都之伯畿內之都太都爲公之采邑小都爲卿之采邑藝人者卜  
祝巫而執技以事上者如太卜卜師龜人華人筮人占夢眠蓍是也祝如太祝喪祝甸  
祝諛祝是也巫如司巫男巫女巫巫補土是也巫如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摩搏埴之工皆  
是也王制云凡執技  
以事上者祝史射御  
醫卜及百士

○王制云太史典禮  
執簡記奉講惠簡記  
策書也動則左史書  
之言則右史書之諱  
先王名也惡忌日也  
先王死日及子卯不  
樂周官云小史詔王  
之忌諱

商之不釐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  
謂五國以爲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  
謂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是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言文武立政三  
宅之官也任人  
常任也準夫準人  
也牧常伯也以職  
言故曰專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此侍御之官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  
長攜僕攜持僕御之人百司若司  
裘司服庶府若內府太府之屬也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  
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  
吉士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

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卜祝  
筮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表對  
裏之詞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  
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  
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  
伯者有司之長如庖人內饗膳夫則是數尹  
之伯也鍾師尹鍾磬師尹磬太師司樂則是  
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  
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寓意焉虎賁綴  
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扈衛親近而見庶  
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恐其或典洋  
巧機詐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  
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相維體統  
所係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  
司之數者既條陳歷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  
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

常德吉  
士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

司空主邦士餘見牧誓言諸侯之官莫不得人與此同可見此為諸侯官蓋太國三卿兼攝六事傳謂名通天子者太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也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此王官之監於諸侯

毫見史三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烝或以為衆或以為夷名阪未詳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對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所治非此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夫上自王朝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皆得人以為官使何其盛歟

△音釋云蒙北亳左傳註梁國蒙縣西北有亳城城中有湯家穀熟南亳輿地廣記南京應天府隋唐為宋州有穀熟縣即商之南亳湯所都也偃師西亳漢志河南郡偃師縣即湯所居亳也按此乃帝嚳之故都而湯居之故小序云從先王居後盤庚所遷亦此地也

△音釋云蒙北亳左傳註梁國蒙縣西北有亳城城中有湯家穀熟南亳輿地廣記南京應天府隋唐為宋州有穀熟縣即商之南亳湯所都也偃師西亳漢志河南郡偃師縣即湯所居亳也按此乃帝嚳之故都而湯居之故小序云從先王居後盤庚所遷亦此地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

以克俊有德。文王惟能其宅之心能者能也知之至信之篤之謂故能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準人者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略之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

牧夫是訓用違。庶言號令也庶獄訟也庶職主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侵庶職惟於有司牧夫訓勅用命及違命者而已漢孔氏曰勞於求才逸於任賢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則猶知之特

上言罔攸兼則猶知之特

則猶知之特

△音釋云見三句反

不兼其事耳。至此罔敢知。則若未嘗知其  
事。蓋信任之益專也。上言庶民。此不及者。號  
令出於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也。呂氏曰。不。曰  
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  
是。莊。老。之。無。為。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  
敬。畏。思。不。出。位。之。意。毫。釐。之。辨。學。者。宜。精。察。之。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  
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不不基率循也救功安  
義德之人容德容德之人蓋義德者有撥亂  
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  
之人也周公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  
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  
不敢違其容德之士意如號叔閔天散宜生  
泰顛南宮括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之

△音釋云相去色間去色

於前武任之於後故周公於君奭言五臣克  
昭文王受有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  
正猶此敘文武用人而言並受此不不基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  
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  
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我者指王而言若順  
也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  
子今既為王矣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立事  
準人牧夫之任當能明知其所順順者其心  
之安也孔子曰察其所安人焉度哉察其所  
順者知人之要也夫既明知其所順果正而  
不他然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展布四體以  
為治相助左右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慎之

○論語為政篇文

△音釋云治平色下章傳同

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要也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者乃受之於天受之於祖宗非成王之所自有也

△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人我

受民未終惟思也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

敢斯須忘也

△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

是又之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我聞之於人者已皆告孺子

王矣文子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曰文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已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為言不以已誤庶獄庶慎惟當職之人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即此意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

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又自古及今商人及

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宅之道則克宅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者能細繹用之而盡其才也既能宅其才以安其職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茲其所以能俾又也歟

△音釋云細音抽漢容永傳云燕見細繹師古云細讀曰抽抽繹者引其端緒也

△音釋云勸音邁勉也相去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

用勸相我國家勸音邁○自古為國無有立政用儉利小人者小人而謂

之儉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也儉利小人不順于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王當繼今以徃立政勿用儉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呂氏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用則降其國於晦昧陰陽升降亦各從其類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

有司之牧夫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

惟正是又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已誤之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

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

王之大力治也治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

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服也覲見也耿光德也大烈業也於文王稱德於武王稱業各於其盛者稱之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或曰周公之訓稽其所弊得無啓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行獄之間尚

△音釋云狂何干及野大所以守獄故謂獄為行

恐一刑之誤。况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家後主。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人也。臯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常人與。士口士。同實而異名者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周公因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弁書。以爲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名也。左傳蘇忿生以爲溫。爲司寇。周公告太史以蘇忿生爲司寇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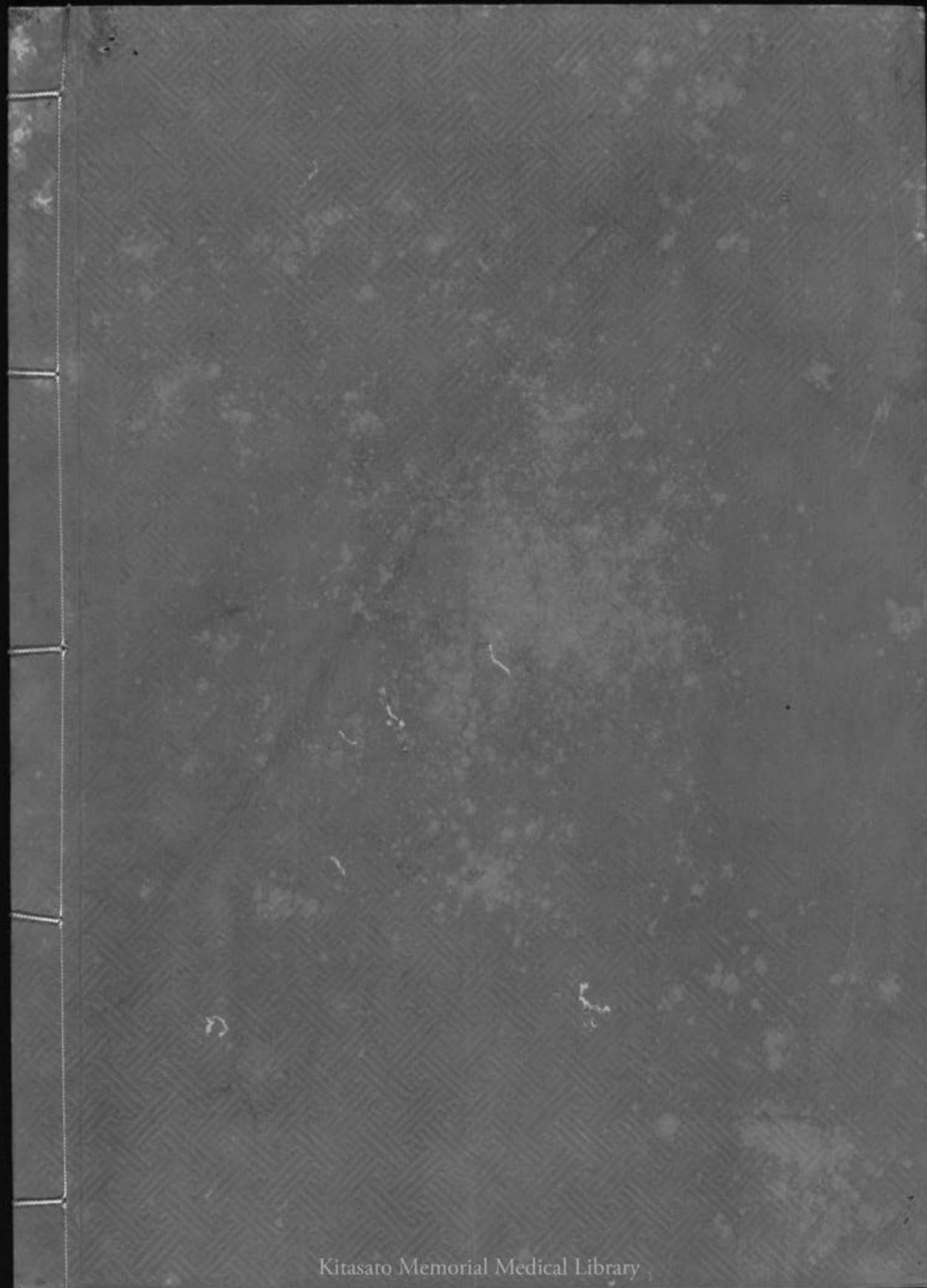
○音釋云温邑名蘇公爲武王司寇令平聲

△旁通地志云温已姓蘇忿生所封左傳語見成公十一年温今孟州温縣也

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於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書經卷五終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